

27 Mar 2014

雅昌艺术网

“【艺术人物】鲍蔼伦：香港媒体艺术发展的目击者及创造者”

Link: <https://news.artron.net/20140327/n584810.html>

【艺术人物】鲍蔼伦：香港媒体艺术发展的目击者及创造者_新闻_雅昌新闻

2019/9/30 下午12:53

【艺术人物】鲍蔼伦：香港媒体艺术发展的目击者及创造者

摘要： 艺术家鲍蔼伦 导言：谈及香港的录像发展，鲍蔼伦是绕不开的名字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医学放射诊断专业的鲍蔼伦，开始了她的实验录像创作。作为香港早期进行影像创作的先锋艺术家之一，鲍蔼伦也是影响香港媒体艺术和推动艺术教育的关键性角色。坚守香港录像艺术30年，她见证及推动了香港影像艺术…



艺术家鲍蔼伦

导言：谈及香港的录像发展，鲍蔼伦是绕不开的名字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医学放射诊断专业的鲍蔼伦，开始了她的实验录像创作。作为香港早期进行影像创作的先锋艺术家之一，鲍蔼伦也是影响香港媒体艺术和推动艺术教育的关键性角色。坚守香港录像艺术30年，她见证及推动了香港影像艺术的一路发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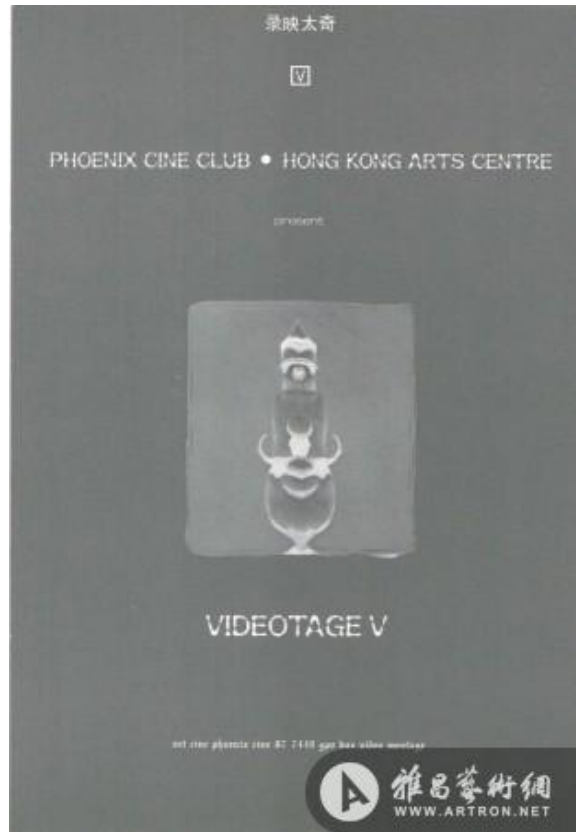
时至今日，虽然影像技术日新月异，但相较其他主流艺术门类，香港的新媒体艺术生态仍处于边缘位置。通过她的艺术创作经历，一窥香港录像艺术在上世纪末是怎样的一番景象：除了艺术家身份，同时为策展人、全职医学影像技术工作者的鲍蔼伦，在角色转换间的关系又是怎样？

拿便宜的机器，“玩”实验录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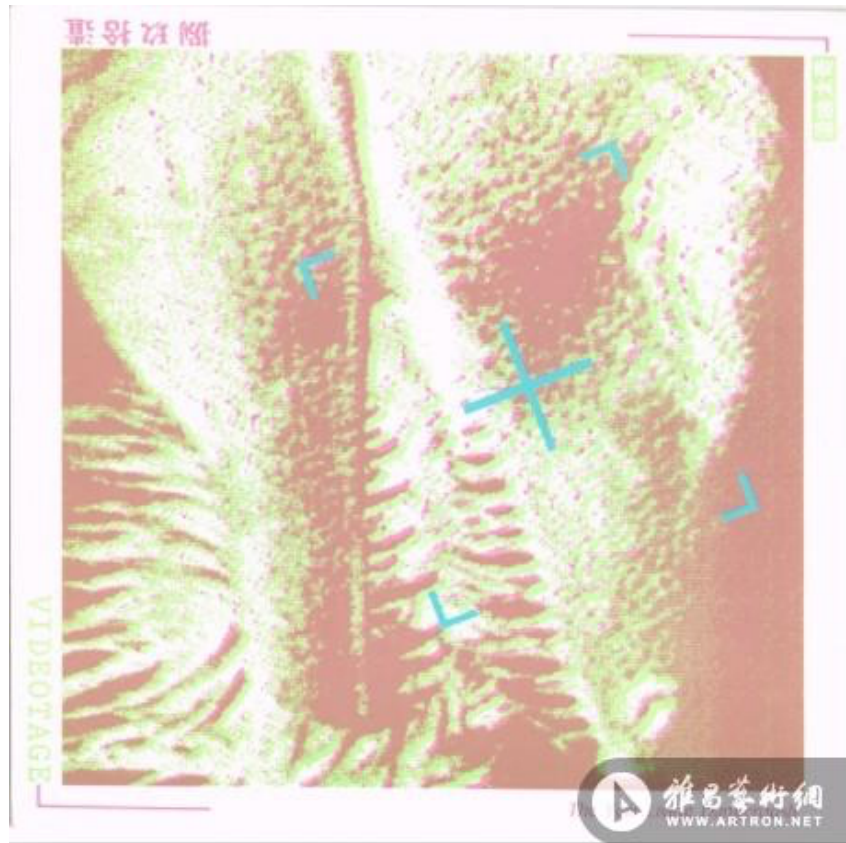
医学放射诊断与影像艺术，两个看似毫无联系的专业，前者却是通往后者的有效路径。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，香港高校里没有关于影像的任何相关课程。在1982年，鲍蔼伦入读于香港理工大学医学放射诊断专业，并展开了她的实验艺术之路。在鲍蔼伦看来，医学放射诊断与录像、电影一样都是影像，只是医疗诊断关乎病例，“如果用更开阔的眼光来看这些影像的话，会联系到文化、艺术的项目，这其实是对影像的训练。”

在大学期间，她有空就看设计书、玩摄影、拍电影、戏剧、弄音乐、做行为表演……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这些“另类”的娱乐方式，多数时间都是自娱自乐。“一直都抱业余的心态，玩玩这，玩玩那。我在理大玩得最开心是电影。”鲍蔼伦表示。

1984年，在加入电影会的工作坊之后，鲍蔼伦用超8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《手套》，并于国际影展上公映。这部长达3分多钟的影片里，鲍蔼伦尝试了关于节奏的创作，“在剪辑上，不像电影那样为了剧情的纯粹而剪，有时我的剪辑是为了一个节奏而剪。整部影片有点像MTV的雏形，那时香港还没有MTV。我们不知道MTV有什么理论和美学。这是我懂得一些很简单的影像理论和美学之后拍摄的一部影片，出来之后，大家觉得很具实验性。”节奏，一直贯穿于鲍蔼伦的作品里，在她看来，所有动的东西，都有一个节奏，“有节奏和无节奏都是一个节奏”。



1987年录音太奇放映会的海报



1990年录像太奇放映会的主题海报“八九十遗”

80年代中期，拍超8的人越来越少，于是她决定要认识新媒体——录像。录像创作，既需要前期拍摄，亦需要后期剪辑，对于刚出社会的鲍霭伦而言，昂贵的设备让她无力承当，大部分的创作仍是通过VHS或者V8完成，“就像小朋友拿着很便宜的玩具也能玩得很起劲，很过瘾”，用这些机器，她会发现各种好玩新奇的效果，而这些效果也就是“实验性”。在拍摄完后，她就到镭射放映发烧友朋友的家里，借他们的设备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进行后期剪辑。在她看来，“实验”就是“玩”，“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否有效，用别人没试过的方式做一些新的尝试。当时有一批朋友一起玩，比如荣念真和冯美华，既拍电影也拍录像，他们会带来一些国外的作品，或者我们做好的作品也会给他们看。”

当时的香港，实验性艺术家的圈子很小，录像艺术创作是没有回报的工作。虽然小众，但鲍霭伦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，不断寻找发声的机会，“当时我们很难找到放映作品的机会，因为没什么人在关注，也没多少人在做创

作”。1986年，在鲍蔼伦、冯美华、黄志辉、文毛羽的组织下，“录映太奇”成为一个独立的录像艺术放映机构，并定期举办放映会。“因为当时的香港没有这方面的教学课程，没有艺术市场，政府也没有分成给到机构搞活动，也不会有机构支持你进行创作，一切都是自发的。可能一年下来，几个人几部片子拼凑起来，才有一个多小时。有时候，两年才凑够一个多小时，才可以放举办一次放映会”。此外，所有的费用都是筹备者自掏腰包，“还得自己找场地，自己做海报和宣传。”讲到这些时，鲍蔼伦不无感慨。怀着一股热血，“录像太奇放映会”坚持了5、6年，“当时的观众大概只有几十人，但观影完后，观众都会留下来一起讨论，有时讨论时长达一个多小时。”观众的积极反馈，成为鲍蔼伦和“录像太奇”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。“录像太奇”变成一个真正有组织架构的民间机构，则是十年后的事情。“在1996年之前，‘录像太奇’都只是空壳。”鲍蔼伦说道。因为一直以来，香港只有演艺发展局，而对艺术没有任何资助，直到1993年，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，“录影太奇”在1996年拿到政府的资助后，才有了实质的运作。

摘要： 艺术家鲍蔼伦 导言：谈及香港的录像发展，鲍蔼伦是绕不开的名字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医学放射诊断专业的鲍蔼伦，开始了她的实验录像创作。作为香港早期进行影像创作的先锋艺术家之一，鲍蔼伦也是影响香港媒体艺术和推动艺术教育的关键性角色。坚守香港录像艺术30年，她见证及推动了香港影像艺术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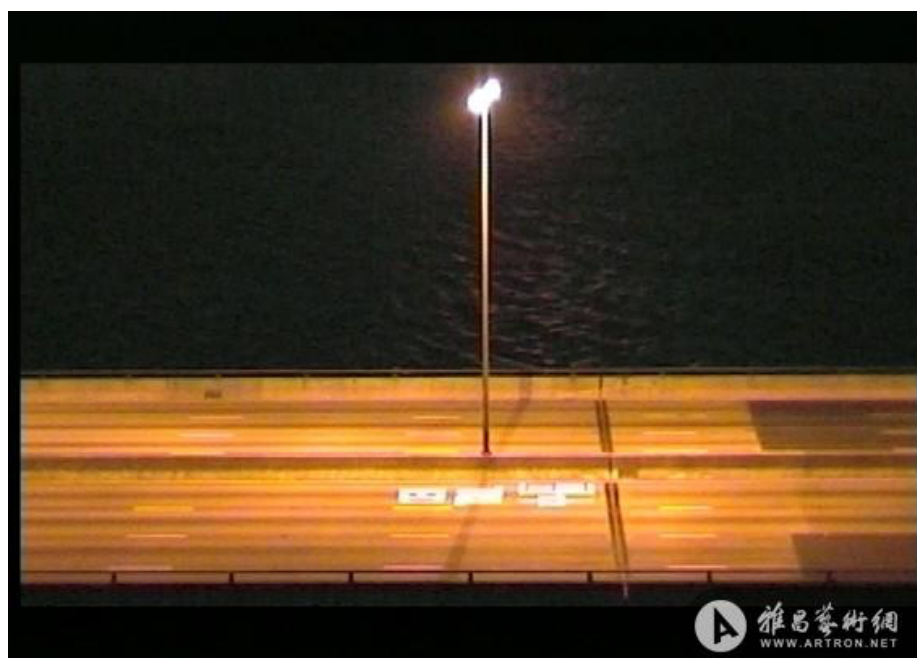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微波国际新媒体艺术节“异生界”展览现场

艺术家与策展人，不分裂的两个身份

“90年代，对我而言，是不断在国外做秀的年代”，鲍蔼伦回忆道。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的录像发展，可谓“墙内开花，墙外香”，鲍蔼伦的作品不断受邀参加国际无数大小的影展及双年展。

1992年，鲍蔼伦怀揣着亚洲文化协会的赞助在美国驻留了九个月，《似是故人来》这个作品便是在那段时期的创作。在美国期间对她的影响颇深，“美国的作品给我感觉有点另类，香港很少机会看到。那些作品亦跟社会有很大关系，sexual identity、同性恋等movement很盛行。以前香港没有太多video programme，1992年赴美才看到别人的作品，所以觉得香港需要有人多关注外国video发展的情况。”

一方面，90年代，随着IT产业的发展，个人电脑上的编辑设备廉价与普及，录像艺术创作变得越来越普及，香港的高校亦相继开设了相关的课程。不但录像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，而且更多的艺术家着手探索互动多媒体和网络创作。另一方面，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，极大地扩展了香港艺术家们的视野。1996年，鲍蔼伦与朋友组织发起了“微波国际媒体艺术节”，并于次年更名为“微波国际新媒体艺术节”。“第一年，我们只是几个录像的放映，后来，我们发现在国外，已经有艺术家做CD、互联网的作品”，随着作品的风格越来越多样性，包容性更强的“新媒体艺术”概念应运而生。“当时，这个艺术节不被大家所熟知，即使做广告宣传也没用，人们是不会来的。只是通过有参与过的观众带动更多周边的朋友参加。”而现在，“微波国际新媒体艺术节”变成香港一年一度的艺术节，并受到国际的瞩目。



鲍蔼伦参加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《循环电影》截屏1

随着作品越来越成熟，鲍蔼伦逐渐获得香港艺术圈的认可。2000年，她以作品《循环电影》参加了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双年展。而这件作品的诞生，是一个“偶然”。在创作这件作品之前，鲍蔼伦买了一个摄像头，并一直在思考，如果长时间多次地摆动镜头进行拍摄的效果会是怎样的？如果把摄像机摆在摄像头上，是否可以通过不断的摆动来创作让人们可以理解的作品？如何让拍摄的效果不让别人觉得不可理喻？这些问题困扰了鲍蔼伦好几年。后来，鲍蔼伦搬到油街，望着窗外的天桥，这些问题突然迎刃而解了。“我把我的问题摆在这座天桥上。如果摄像头转动的速度与汽车的速度不同的话，我将看不到汽车了。我看到的東西不全，虽然我用监测的方式在看这些东西，我完全可以把它当作隐形的。”这也是她创作作品的方式，不是想解决办法，而是寻找办法。

对她而言，威尼斯双年展作为一次转折点，她开始了为期长达十年的策展人工作。在她看来，艺术家与策展人不是分裂的两个身份，两者都需要创造性。策展人需要开创性地把艺术家的作品摆放在一起之余，要让作品间产生化学作用和对话，并如何通过策展前言，把展览的概念阐述出来等，“录像艺术家作为一个导演，如何讲故事，主角、配角如何分配，与策展人的工作挺相似的。”

摘要： 艺术家鲍蔼伦 **导言：** 谈及香港的录像发展，鲍蔼伦是绕不开的名字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医学放射诊断专业的鲍蔼伦，开始了她的实验录像创作。作为香港早期进行影像创作的先锋艺术家之一，鲍蔼伦也是影响香港媒体艺术和推动艺术教育的关键性角色。坚守香港录像艺术30年，她见证及推动了香港影像艺术…



鲍蔼伦参加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《循环电影》截屏2



鲍蔼伦参加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《循环电影》截屏3

“不安分”分子，艺术创作再出发

鲍蔼伦是个“不安分”的人，除了是艺术家、策展人身份外，她还是一位全职的医学影像技术工作者，同时在校担任的教学工作，“从下班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是艺术家或者策展人，干着和白天不一样的事情。虽然有考虑过当全职艺术家，但不会是近两年的事情，因为我要等到退休。现在我的生活非常充实的，每天都要想很多关于艺术的事情，要回很多相关的邮件。”对于这样的生活方式，她颇为享受。

与她同期“玩”录像的艺术家，大都已经转行，“在35岁之后，大家就开始考虑一些现实的问题，没办法。”但在鲍蔼伦身上看到香港人的另一面，她身上的韧性和理想主义的情怀，支撑着她在媒体艺术的道路上一直向前走。她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，所有工资所得都投入到作品创作或者活动筹办上，当资金短缺时更是向银行贷款，“我跟银行贷款的人混得很熟了”，鲍蔼伦不忘自我调侃一下，“这不是一件好事，也不是一件风光的事情，在过去的好多年，我都存不到钱，也买不了房子。”在她看来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因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在2002年，鲍蔼伦卖出了自己的第一件作品，但当时仍没有什么市场概念。近几年，随着香港艺术市场的打开，新媒体的市场也在起步，“在以前，我完全没有想过的，作品可以买卖。如果创作一件作品完全是为了买卖，我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的。有一些我以前的作品是不卖的。”

一直以来，鲍蔼伦关注民生、社会、政治，也关注爱情，最不关注的是人。在以前，她觉得“爱”是一件事，把它从人身上抽离出来之后更有趣，现在她会用另一种方式观看，“我会把焦点放在人身上，比如《苹果日报》上报道的关于人的新闻，某年某月谁被骗了，某年某月某人发生意外了，见到这些真真正正的人的报道的时候，是摆脱感性情绪的，而这正是我想要表达的。这是人生荒谬的地方，我一直在思考。”

回首以前创作的作品，鲍蔼伦觉得已经是过去的年代了，现在是重新再开始，重新看世界的感觉。“现在有很多录像艺术家，但现在的世界更加动荡，虽然80年代已经很动荡。我觉得接下来的几年，世界的变化会很剧烈，无论环保、民生，还是政治。我在思考，什么是真人真事，真人真事是否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呈现。我们的核心是什么，我们是怎样的人，这未必是一个很艺术的事情，但我对多媒体仍然很有兴趣。”